

春

秋

直

解

春秋直解卷十五

郝敬習

非左卷下

成公凡二十九條

元年三月作丘甲傳不詳由不知耳若使丘明爲傳此類自當曉然

二年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謂衛伐齊非也新築衛地衛師未出境而與齊戰何爲伐齊蓋齊來伐衛耳齊旣侵魯乘勝及衛故戰于衛地不書齊伐蒙上伐我之文而戰于新築

則齊師過魯入衛境可知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傳曰不名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非也十國大夫在而皆名則瑣矣他會皆然何獨此為畏晉畏非春秋所惡也是會也楚共王幼不行使陳蔡二君行二君亦幼強冠之乘楚子戎車為左右經不書陳蔡未與盟也傳謂乘楚車謂之失位不得列于諸侯鑿也

成公二年晉敗齊師于鞏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五霸未終不

應豫稱五霸。此爲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豈韋昆吾等解而終不悟。傳爲後人作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定王與之宴。而私賄之。且告之曰。非禮也。勿藉。夫周自平王東遷。其威命不及魯衛之君。以禮假人。不知其幾。獨此兢兢自愛乎。無是也。

三年。楚歸晉智罃。楚共王問罃。何以報我罃對。與重耳對楚成王語同。脩辭熟套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傳曰。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位居三孫子。

於衛爲上卿。誰先對曰：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晉爲盟主，宜先。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爲禮，非也。禮序昭穆，衛文之昭而晉武之穆也。序爵，良夫上卿而荀庚下卿也，則當先衛。今舍周班而較叔季之強弱，豈禮與？孟子敘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故書言列爵惟五，五禮五玉，五器。唐虞時已然，中外之爵未有過五等者。漢博士作王制，因襲傳語，則是五等之中，又有中卿、下卿、上大夫、共爲八等，豈古之

制與蓋誤以傳爲丘明作而不深思耳

晉作六軍不書傳不言其故唯天子六軍晉作僭也春秋于諸侯僭亂之事不毛舉言不順也惡極于弑君亡國包舉也傳不達

四年公如晉傳稱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爲後十年晉景公陷厠死而附會之

五年晉放趙嬰于齊嬰夢天神索祭祭之明日見放故免于死此沙門道士誑愚俗語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過于楹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爲是年六月鄭悼公卒附會之

取鄭傳曰言易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

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樂書帥師伐鄭傳稱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書執鄭伯而不書殺伯蠲豈亦以不告邪傳不言其故

五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按傳鄭伯之見執也鄭公孫申謀曰我別立君以示不急晉必歸君遂立太子髡頑晉人果伐鄭而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與弟叔禽皆不書夫急君難而故棄之是以君微倖也因夫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誅有功也鄭既有君而後歸君是歸不爲德也事皆反覆傾險

不可以訓後世有用此立功其得禍相似始信春秋  
慮遠識深非聖人不能作故曰言之必可行傳不及  
丙午晉侯孺卒傳稱晉景公疾趙盾趙括之祖爲厲也  
公夢疾化爲二豎伏膏肓之間小臣夢負公升天而  
以爲殉皆附會不經之譚

凡春秋書事據實而已未嘗好爲隱語也是年五月晉  
景公將伐鄭而病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  
父在子立父將死而預外事皆非禮然亦卽書晉侯  
此類不待貶自見其何有于隱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非也夫經旣



書出奔矣。又云無出變幻壽張啓後儒穿鑿皆此類。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已來乞師。傳稱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卻氏亡以一人容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誅三卻。附會之獻子如周。周劉康公以成肅公受服于社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爲常。甚覺其厭。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非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亦非也。前書叔孫後蒙前之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則不書于義何居。

十五年晉三郤譖伯宗及欒弗忌殺之伯州黎奔楚經  
不書傳不言其襄凡殺大夫未有不書者如以不告  
爲例他大夫書未必盡因告舊史備不備耳

鄢陵之戰敘事支誕士燮佐中軍業已爲將而戰惟恐  
勝是豈人情蓋因三郤將敗晉政將衰而附會之其  
實晉臣無此識量也晉侯筮遇復繇曰日射楚王中  
目魏錡夢射月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兩壘相  
拒必非甚邇伯州黎登巢車望晉軍何其了然也臨  
陣矢石交接楚子以弓問郤至郤至免胄從容致辭  
欒鍼執榼飲子重子重飲而復鼓皆夸飾之誕說也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不書衛爲晉侵鄭則書鄭與楚盟  
楚伐鄭不書晉伐鄭則書春秋不直晉曉然豈謂屏  
楚專尊晉耳

晉士燮自鄆陵歸以戰勝君驕祈死夫君苟無道雖不  
戰勝且得免乎未亂祈死非人情而果死然乎魯昭  
公出叔孫婁亦祈死果死傳之熟套耳

齊靈公母聲孟子私慶封恨鮑牽言之于朝公別之傳  
謂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此謂  
笑語不似聖人法言與譏陳大夫洩冶同謬

魯聲伯夢涉洹桓水食瓊瑰盈懷此因聲伯將死而舍

用珠玉附會之又云三年不敢占占之夕死怪誕尤甚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曰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殺大夫非也有如民與卻氏胥童不道君亂不書殺大夫將何書乎經無此等例

十八年齊殺其突國佐傳曰棄命專殺以穀叛故非也傳意以書名爲有罪之例不知陳大夫洩冶衛大夫孔達名又何罪焉後儒記禮遂以殺大夫爲義皆傳誤之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  
逆而立曰入以惡曰復入非也魚石以宋臣逃楚復  
入于宋文義自爾何足爲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傳曰拜朝也君子謂晉于  
是乎有禮非也曾朝晉屢矣晉不加禮焉諸侯朝而  
大夫報聘何禮之有傳之尊晉類此

襄公

凡五十七條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非也按彭  
城本宋地後併于楚而時尚未定屬楚也去年夏楚

子伐入之。今年春，晉遂圍之。其不當書楚甚明。何謂追書苟非宋地，經豈誑言乎？或曰：春秋書邑皆不繫國，此繫宋何也？夫不繫國者，盟會于某地之類。若攻圍，未有不繫國者。昭公二十一年，書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宋，又何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傳曰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傳又曰禮也。皆非也。夫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奔而友邦私相朝聘，春秋之義了然，謂之禮豈不悖哉？

二年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風沙衛，以索牛馬。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夫諸侯之爲靈者非一君招權納賄者非一臣其弑君篡國皆以賂免孰多于晉而何獨于齊發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傳稱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之櫬葬之謂之非禮且曰虧姑成婦逆莫大焉引詩其維哲人順德之行譏季孫夫魯千乘之國豈乏一櫬用于婦未遂缺于姑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何遂爲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不在此

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傳稱匠用季孫所樹槨爲櫬曰多行無禮必自及意謂季孫用穆姜之櫬葬齊

姜人亦用其積莽定妣夫七尺之木何遽當無禮之  
及其言偏曲不關大義卽此類亦可無贅矣

冬公如晉傳曰聽政因請屬鄆以助魯之賦晉許之按  
諸侯于晉有常貢子產壞晉館垣以納車卽貢幣之  
車也其賦重故魯請鄆爲助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  
聽朝聘之數是晉受諸侯朝貢無異天子而傳若以  
爲當然可怪也故愚疑傳本晉人作耳

是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邾人敗之  
于狐駘台死者多國人不備凶服髮掘以逆喪其敗  
衄已甚不書諱也傳不及豈亦爲不告邪



五年王使王叔烈戎于晉晉人執王叔使士魴如京師  
言王叔貳于戎也夫天子之卿士不忠使命有天子  
在晉焉得遂執之此其助戎託辭以辱天子不書諱  
之傳不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非也壬夫執政貪以蒙誅雖無盆水加劍之禮亦  
賢于官邪寵賂之章晉六卿貪婪不法所以亡謂此  
舉不刑刑將安施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曰始赴以名同盟  
故非也初桓公十二年盟杞侯于曲池比卒亦不名

魯杞婚姻何必同盟春秋無此例也前所以不名世遠史闕耳

八年正月公如晉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曰命朝聘之數夫諸侯惟朝貢天子有常數東遷以來未聞諸侯貢王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周此晉責諸侯朝聘于晉耳傳侈譚不以爲僭豈春秋之義又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夫晉已侈矣何爲又尊之公如晉鄭伯會而公不與與季孫重臣卑君是誨季孫無君也春秋所以惡晉何爲反尊之

九年春宋災傳敘宋諸臣救災甚講張閭閻失火何至  
舉國倉皇晉士弱謂宋居商丘爲火正闕伯之墟是  
多火災悠謬之譚也

夫人姜氏薨傳稱姜以僑如之亂徙東宮筮卦遇隨引  
易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  
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此孔子乾卦文言名理與義姜焉及此  
而姜之徙在成公十六年孔子尚未生晚贊易作文  
言距姜徙時已八十餘年姜安所得此語而稱之則  
傳之爲後人作甚明宋歐陽脩謂文言引用穆姜語

楊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爲害道。朱元晦謂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寧詘文言而不敢議傳。退孔子而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蔽可笑也。

是年秦侵晉。不書史不備也。傳謂秦使士雉奉乞師于楚。伐晉。子囊曰。晉官不易方。舉不失選。六卿相讓。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非子囊之言。傳譽悼公之言也。是時晉楚交構。晉招吳人撓楚。楚連秦人脅晉。吳近故詳秦遠故闕耳。謂子囊辭秦非也。

戲之盟。襄公歸自晉。晉悼公宴于河上。問襄公年。對曰。十有二歲矣。晉侯命之冠。季孫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行及衛冠于成公廟夫衛去魯近矣不歸醮于廟而假備鄰國傳以爲禮非也禮諸侯未冠除喪服入見天子天子賜冕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晉欲以天子自處以諸侯視魯而季孫爲此以悅晉侯何禮之有

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爲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戰

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向圍鄭七月鄭人  
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良霄石彘掉辭  
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  
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  
嘗勝楚未嘗敗鄭人往來晉楚間如陽鳥何爲楚不  
能與爭猶穀梁稱齊桓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一  
皆諛霸之陋說讀者信以爲丘明語不加察耳  
十年諸侯會于相直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不敬士莊  
子知高厚太子光皆將不免此爲十九年齊殺高厚  
二十五年光遇弒附會之不敬不免竟成常套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之樂。晉侯見舞師，題旌，夏懼，遂疾。卜桑林爲祟，禱而愈。意謂桑林殷先王樂，宋所以事神，故爲祟，其悠謬已甚。

傳：晉人滅偃陽，俘偃陽子以歸，居其族于霍。傳謂爲有禮，非也。無故滅人國，俘人君，而以居族爲禮，其爲晉人護短類此。

楚公子貞、鄭公孫軌帥師伐宋，遂侵魯，還克蕭。孟獻子曰：師競已甚，鄭其有災，其執政之二三士乎。此爲鄭尉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競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

楚使鄭人侵衛。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云：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遂追之而獲鄭皇耳。亦附會之說。

冬，戍鄭虎牢。傳曰：書戍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非也。蓋因二年冬戚之會，書城虎牢，不繫鄭，遂謂仲尼不以虎牢與鄭，謂虎牢爲華夷之防也。夫堂字之間，而以限華夷，謬矣。況天王旣以予鄭仲尼焉，得而奪之，且何待仲尼而後歸之也。不書鄭，則爲奪，書鄭，則爲將歸。世儒以爲天子之事云爾，而其誣仲尼甚矣。蓋晉悼之季，中原擾攘，諸侯無歲不役。詩云：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書戍蓋傷之。奈何更侈譚之也。

十二年冬。公如晉。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非也。魯以諸侯朝于諸侯。晉以大夫報諸侯朝。而又往拜。辱足恭。何可爲禮。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以孟獻子書勞于廟爲禮。非也。襄公十一年。魯從晉。會諸侯于蕭魚。鄭服于晉。魯何勞之有。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碌碌奔走爲人役。何勞之足書。仲尼豈以是爲禮與。

夏取郟。傳曰。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狄人入衛。衛遂以遷。是入亦地耳。凡傳例皆本無。

強作也

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匄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非也。夫晉六卿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爲遷延之役。以至樂緘死敵。樂廩逐士鞅。自是以後。諸卿日侈。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豈非妄語邪。冬。城防。傳曰。書時非也。防。滅孫氏之私邑。大夫城私邑。書以譏之。非爲時也。時不書。

楚子囊請歸鄭良霄。曰。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此爲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附會之。

十八年晉荀偃將伐齊。夢與晉厲公訟，不勝。厲公以戈擊偃首，墜地。偃奉以走，問于梗楊之巫。巫夢亦然。偃果死于伐齊之役。怪誕不根，何足述。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稱晉師曠云：「不害吾騷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此術士風占之譚。

十九年傳稱晉伐齊之師還，荀偃疽發于首，目出口，綦以其未卒事于齊也。藥盈撫尸誓之，乃瞑。受舍，此為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弒君之賊而急公事若此與。

衛石買卒其子石惡不哀孔成子曰是廢其本必不有其宗此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附會之

二十年衛甯殖疾將死屬其子喜納獻公賊臣逐君焉知悔時剽在位已十年又使納衎何以處剽是明教其子弑君耳何情之迫也非實錄

二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商任傳稱齊衛二君不敬叔向知皆不免此因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附會之

二十四年王城大水齊人城郊是時齊方背晉欲市德于周春秋以爲齊事耳不書傳不及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非也是役也晉人疆衛田與孫林父書惡之名不名史闕也且書人何必盡大夫苟大夫也君前臣名不名尊公於義不類

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爲請不釋衛侯納其女于平公遂釋之皆不書春秋于諸侯貪淫敗禮事除弑逆會盟征伐外不毛舉言不順皆諱之寬仁博大之至也傳不達

鄭簡公與齊景公同如晉爲衛獻公請旣而得釋鄭伯歸復使子西入晉謝傳稱其善事大國夫以晉侯貪

淫無禮而鄭爲足恭何爲善之傳亟于尊晉如此  
二十七年晉楚諸大夫會于宋爲弭兵也楚令尹子木  
欲衷甲赴會伯州犂不可子木曰苟得志焉用信伯  
州犂知子木不及三年必死此爲明年子木卒附會  
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謂季孫以君  
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書族以違命故  
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  
事同人同故從省如謂魯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  
盟也楚人先歆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

諸侯舊矣。禮不以新聞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非獨此耳。

二十八年。魯梓慎以歲星過次。淫于子。知宋鄭飢。鄭裨。竈以歲星過次。占周楚君亡。爲是年八月旱大雩。明年天王崩。楚子昭卒。附會之。

蔡侯朝晉歸。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知蔡侯不免。曰。淫而不恆。有子禍。此因三十年。蔡世子弒君。附會之子產焉。知其將淫于婦也。

宋之盟晉楚之屬。諸侯交相見也。是年宋公陳侯鄭伯許男皆如楚。不書。然則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書。

也春秋未嘗以朝楚爲事夷狄可知如以中國事夷狄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不達

鄭伯使游吉聘楚及漢楚辭鄭伯親往游吉謂楚子貪昧逞願將死君其送葬歸夫春秋諸侯誰非貪昧者何獨楚子爾此因楚子將卒而附會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則是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聞赴乃書經據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直不恪不書葬以見魯之不會傳妄語也

公如楚傳稱公過鄭鄭良霄迎勞公不敬穆伯知良霄



必有大咎。此爲三十年鄭殺良霄附會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非也。每歲首公在，旣不書朝正，公不在，何必釋不朝。昭公十六年正月在晉，不書，知此非爲不朝正爲楚。止公送葬，強公禭書甚楚耳。

城祀之役，齊高止、宋華定與晉荀盈相見，司馬侯相禮。知二子不免，爲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公二十年華定出奔楚，附會之。

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將有豎牛之禍。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與國之興亡，如燭。

照果爾則季扎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必假以時月而扎立譚懸解豈其有神慧與。按扎聘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季扎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爲後人附會甚明而世以傳爲立明作蔽而不察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謔謔出出焉鳴于亳社如曰謔謔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譚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大夫言自外入非也非大夫則已苟大夫也豈以外入

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復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文義以鑿求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不書。以賑宋失信。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賑之。七月叔弓已如宋。澶淵之會。魯實不與耳。

三十一年。叔孫豹自晉歸。告孝伯曰。趙孟語偷。將死。又以孝伯語益偷。知孝伯亦將死。爲是秋孝伯卒。明年趙孟卒。附會之。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謂公自楚歸。作楚宮。穆叔謂公欲楚矣。必死是宮。六月果薨。此附會之尤誕者。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傳謂滕成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料其將死爲後三年書滕子卒附會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告適晉欲朝晉而畏楚稟命也傳以爲禮何禮之有

莒人弑其君密州傳謂密州已立其世子展與廢之展與因國人弑父書莒人言罪在密州非也子弑父而猶云罪在父豈春秋之義

昭公凡五十五條

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鞏趙孟過雒泅王使劉定勞之指洛水嘆禹功以弊趙孟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劉子歸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武卒夫朝不謀夕孜孜汲汲恆言有之何遂當死容非誕邪秋莒展與出奔吳傳謂展與立奪羣公子之秩羣公子逐之立其弟去疾君子謂莒展之不立以棄人非也弑父之子雖不奪人之秩且得長世乎傳言偏蔽多類此

鄭子產將放游楚于吳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周公遭兄弟之謗避位居東二年成王殺管叔公實不預詩書具在可考而其誣起于古書蔡仲之命書有古文猶傳有左丘

明也而傳又取徵焉。是何足徵乎。

二年韓起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夫易象作自周公。是矣。春秋于時猶魯史耳。孟子曰。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何國無史。而春秋獨能重魯。苟不經聖裁。周公其衰。而何德之足知。此後人因孔子推重春秋甚明也。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葬平公。妾少姜。晉張趯與言。晉如火中。將退矣。齊晏平仲與叔向言。陳氏將有齊。叔向亦數晉公室將卑。夫與外臣言。而揚國惡。非禮也。三

子必不然傳欲附會其先見而反以彰其薄非春秋諱過之義

秋楚子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稱慶封辱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

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謂叔孫豹死于家臣豎牛之手與庚宗婦人遇而夢天壓已號牛其事甚怪又稱穆子初生父莊叔筮遇明夷之謙卜人楚丘預知有豎牛皆悠謬之譚也

楚子求婚于晉晉使韓起叔向送女于楚楚子謀別韓

起宮叔向欲以辱晉，遂啓疆止之。夫晉女于楚，使二卿送其事，楚備矣。新婚而辱人，使何爲？此惡楚虔橫而甚之事，未必有。

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晉士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是年六月，鄭遂火，亦附會之譚。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謂燕與齊平，非也。誤蒙前文齊侯伐北燕爲一事。遂云：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王。學此他事牽入。春秋惟魯省國書及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皆魯。



及也。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婁如齊。涖盟。與十一年書同。若齊伐燕與平。當云暨燕平。何爲反主燕而暨齊乎。是時昭公善楚。娶于吳。齊畏魯。求平而魯暨之。平故公如楚。使叔孫往盟。傳無稽強說。世以爲丘明不察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晉侯問士匄。誰當之。對曰。衛君魯上卿。此爲是年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附會之。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遂以成邑與之。失地不書。此正所謂非公命者也。傳反不及。

鄭子產聘于晉。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寢。子產曰：鯀也。此術士厭魅之譚。子產既知人道，邇豈作此解？又鄭伯有死，見夢曰：壬子將殺駟帶。壬寅殺公孫段。如期死。子產云：伯有生而取精多，用物弘，族大而憑厚，強死爲厲。夫春秋大族強死者多，而皆爲厲，則厲鬼滿人間矣。豈聖人民義之教。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謂衛襄公長子孟縶，足不良，次子元立爲靈公。靈公未生，孔圉之祖孔成子與史苟之父史朝兩人同夕夢康叔命立元，使圉與苟相之。至是孔成子立靈公焉。此類游言無稽而刻意造作。

其識甚卑。聖人脩辭立誠。春秋之義而有是。與殆於左丘明恥之者矣。

八年春。晉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師曠。對曰。作事不時。怨讖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此因平公築虎祈宮成。薨附會之。

冬十月。楚師滅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歲遇鶉火而滅。遇析木而復。又明年四月。陳地災。鄭裨竈以水火之數推之。知五年陳將復。復五十二年而亡。此星士緯度之言。果爾。君之存亡。國之興廢。惟星惟度。而人道無權矣。豈聖人成春秋之意。

楚殺陳孔奐無傳。竟不詳其故。

九年。晉與周人爭閭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傳不言其故。

冬。築郎囿。傳曰。書時非也。魯之不競甚矣。猶作無益。故書。豈謂其時乎。

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此爲晉平公將卒。附會之。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禮也。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禕。傳又曰。禮也。夫國有大喪而講武。預會盟皆非禮。豈蒐則非而會盟則是乎。

秋諸侯大夫會于厥憇。傳稱周單子視下而言徐。晉叔向知其將死。此爲十二月單子卒。附會之。

魯昭公送母葬。不感。晉史趙聞之。知昭公不歸。此以昭公客死附會之。

十二年。楚靈王伐隨。次乾<sub>干</sub>谿。與右尹子革言甚侈。子革歌所招之詩諷之。王至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楚虔剛愎。何感悟。乃爾亦脩飾之辭。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以不書族尊晉罪已爲禮。非也不書族蒙前執季孫意如之文省耳。春秋未嘗尊晉意如未嘗罪已何禮之有。

晉叔向弟叔魚攝理納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殺  
雍子于朝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三人同罪晉遂殺  
叔魚傳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  
減平丘之會數其賄歸魯季孫稱其詐邢侯之獄言  
其貪殺親益榮義也嗟乎仁人之于弟也殺之而以  
爲榮乎謂其爲義豈仲尼之旨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籍談如周會王后太子之葬王  
宴之而索晉彝器二子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樂憂  
其不終乎夫索器何以知其不終此因二十二年王  
室亂附會之

傳稱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不書晉人止公諱非也  
去年冬書公如晉今年夏書公至自晉留晉者半年  
不言止而止可知如謂諱之襄公二十九年楚止公  
送葬亦踰年正月書公在楚又何以不諱也不諱所  
以甚晉故凡如晉至自晉必書

齊景公伐徐徐人行成邾人莒人皆受盟于齊魯叔孫  
招曰諸侯之無怕害哉是時晉衰而齊振魯人忌之  
故云爾然晉霸而魯何嘗息有詩云四國有王邠伯  
勞之無明王焉有賢伯春秋所以惡于霸傳不達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慎占知宋衛陳鄭災焉

明年四國災附會之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按傳同盟例書名曹平公與魯昭公未同盟亦名傳例非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稱子產救火與襄公九年宋災哀公三年魯災語雷同夫拯焚可也舉國張皇甚無謂告于諸侯可也陳不救火許不來弔二國遂先亡非謬與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悼公癯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穀因之遂謂許止孝子



與稱趙盾良大夫同謬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傳凡書出奔必有事昭公世近而傳不知豈丘明之筆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平公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泠州鳩謂鐘大則振化振則不容其生心疾死此為明年景王崩附會之

七月壬午朔日食傳謂叔輒哭曰昭子知其將死八月果卒夫日食何哭哭日何預死事誕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謂居華里

而助公者。既戰，脫甲于公，乃歸。居于公里，助華者亦脫甲于華氏，歸言無私爭也。豈其然乎？

二十四年，媾至自晉，傳以不稱族爲尊晉，非也。蒙前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媾，省文耳。晉倚强大，辱諸侯使臣，何尊之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因是年秋大雩，附會之。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杞平公亦未同盟，赴名之例，非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將賣之珪  
變爲石周大夫陰不佞取之玉也以獻于王得邑夫  
玉焉能變怪誕不根如貨郎作賺眼法虹小子豈可  
譚經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婍如宋宋樂大心與語自卑其大夫  
而賤其宗此主人對客常語而婍謂無禮必亡爲定  
公十年心出奔附會之又宋公與婍飲酒語泣樂祁  
謂君與叔孫皆將死爲是年冬宋公叔孫俱卒附會  
之

有鸚鵡來巢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鸚鵡不踰濟濟水

在魯鸛鵒非絕無一名鴈鳩性不能巢而孚子穴中故以名司空時居鵒巢故詩云維鵒有巢維鳩居之以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臣道也而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擅君象世爲書所無耳傳又謂文成世有童謠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邪蓋脩飾附會之辭

冬十月戊辰叔孫婍卒傳例大夫卒公與小斂則書日是時昭公在外亦日例非也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未與魯同盟亦

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景公使禚之晏子止之齊魯甚近豈齊見而魯不見不書何也杜預謂在齊分野然則凡書星變者盡在魯分野乎非也不書蓋史闕耳傳不及豈亦以不告爲例乎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按曹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二君未同盟皆書名昭公世近史詳非由例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是時公在外不與小斂

亦書曰傳例非也

有龍見于晉郊。魏獻子問古豢龍氏于蔡墨。舜世有董父能畜龍。夏后氏有劉累能擾龍。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夫龍神物焉。可畜謂古可畜。今不可畜。窮于辭矣。於是引五行之官爲証。夫五行陰陽之氣。非官所得。司少皞之四叔顓頊。共工。烈山之三子。人邪。鬼邪。鬼則何以事人。人則不能司神。悠渺之譚。非民義之教。傳稱晉賦鐵鑄鼎。以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在

鼎矣何以尊貴。按此非仲尼之言也。晉文公執秩被廬之法。與范宣子刑書不可考。要皆衰世苟且之令。非先王之典刑。仲尼何爲貴之。晉之亂政多矣。其亡也豈在刑鼎。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詳伯穀卒。傳曰。同盟故書。非也。前此不同盟書者。比比矣。赴則書。不赴則不書。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邾。以二十七年邾快來奔。魯人納之。今年又納黑肱。蒙前事再而甚。魯也。傳曰。以地叛。雖賤書名。謂之欲蓋名章。非也。叛臣亡子。人共知共惡。名何足懲。不名何足庇。春秋微婉。

之義不在此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歌明日遂日食史墨謂為後六年  
吳入郢之兆入必以庚辰迂誕之甚

定公

凡九條

元年諸侯大夫會城成周齊高張後至晉女叔寬曰周  
萇弘齊高張皆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意謂天厭  
周而萇弘欲遷都存周是謂違天高張後至是謂違  
人以此料二子死因哀公三年周殺萇弘六年高張  
來奔附會之

四年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按陳魯未同盟亦書名



傳例非也

衛靈公將爲昭陵之會。何預知與蔡爭長使祝佗從。因佗有口才附會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世儒以楚納子朝爲大惡。然經不書殺。是未嘗以亂賊律子朝也。景王太子早死。子朝爲長庶。王猛敬王皆其弟也。敬王在位久。爲天下共主。故尊之。非以子朝爲可必殺也。傳不達。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稱孔丘相齊以萊兵劫公。孔子以公退。辭却之。此欲譽孔子而不知其謬也。夫魯旣與齊平矣。何爲又劫之。兵旣集。孔子以公退。退。

將焉往。齊人謀之。積日而以口舌解之。臨事未可幾也。又謂齊將詐享公。孔子言于梁丘據。免夫。齊不劫公則已。劫公而失之于萊。兵又謀于飲酒。不已拙乎。見幾不早。先事不備。以至狼狽虎口。求小人免智者不為。而況聖人乎。凡傳無識類此。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帥師。墮費。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仲孫墮郈。季孫墮費。不詳始末。未知子路勸二子使墮郈。抑威之使不敢不墮郈。又謂孟氏宰公斂處。父不肯墮成。然則子路之力。何能伸于仲孫季孫。而獨誑于孟孫也。其後成不

可墮不知既墮之邱費作何狀傳皆不詳論語云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季孫惑志于公伯寮孔子謂道之將行將廢有命卽此事也若使左丘明作傳當時目擊自然親切豈茫昧如此

十三年薛弑其君比無傳此大事烏可無傳也大抵傳于凡小國之事皆畧不載非春秋之義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以雨不克襄事爲禮非也大事不戒作而且斂其慢已甚焉得爲禮詳宣公八年葬敬嬴

冬城漆傳曰書不特告非也漆邾庶其之叛土也魯人

納之遂城之爲盜主藏故書

哀公 凡十三條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經不書傳謂吳不告敗非也當是時吳求霸甚亟敗越豈有不告者夫差彊梁自用殺謀臣信奸邪以覆泰伯之宗皆驕於夫椒之一勝昔者齊晉之霸也一戰而強吳之霸也一勝而滅故夫椒之捷不與召陵城濮同齊晉遞衰而吳先亡五霸之業足以觀矣傳不達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敘諸臣救火事與昭公九年鄭災襄公九年宋災類皆脩飾之辭又謂孔子

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此因桓僖二廟宜毀不毀附會之

八年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按杞伯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十年夏薛伯夷卒未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處母卒未同盟亦名時事詳也傳不達

吳子夫差不用伍員計舍越伐齊員知吳將亡屬其子于齊鮑氏吳子賜員劍自殺經不書殺大夫何也蓋

伍員叛宗國，辱故主，弑王僚，以殘險導君，而欲保其身，難矣。當時奇其蹟，後世惜其死，而春秋不錄，所以爲春秋與傳不達。

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非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爲君，生不歸國葬，不附祖，廢其二子，又何有于其妻？仲尼弔季氏，不繞不經，是不以爲君夫人也。不以爲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蒙虛名，而季氏揜無君之惡，春秋無毀譽，傳信而已，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

衛侯會吳子于鄭。吳人止衛侯。魯使子貢往說曰：衛君來之緩也。其臣之黨吳者欲之，讐吳者不欲也。今執之是墮黨而崇讐也。與宣公十七年苗賁皇說晉侯語同。脩辭活套也。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不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何例之有？

於越入吳。按吳與越猶唯與阿耳。吳敗越不書，而越入吳書，何也？春秋卑五霸，二百四十年間五國興亡盡矣。其條忽莫如吳。詩云：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其霸者之事與仲尼之徒所以羞稱傳。

不達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終  
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  
卒豈卒之日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矣終于獲麟  
則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爲舊史然何簡約肖  
經之甚也經文簡恃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今謂獲  
麟後三年所書卽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  
史矣又焉用仲尼筆削爲也正月書王此新義也獲  
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獲  
麟作經欲以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子



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止將自成一家之書非專爲輔經作也使丘明輔經作傳經終傳止何爲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出論語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先輩而夫子嚴事之故稱名以附之猶竊比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矣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八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于孔子與游夏齒乃可旣與游夏齒則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是爲孔子先輩不爲孔子作傳又甚明

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以至牽強附合，求通其說，而其証春秋誤後學多矣，故不得不辨。

左丘明見論語而論語寔孔子傳神之筆，其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孔氏家法六經典刑春秋之繩尺也。今據傳語皆犯此四者，如蛇關石語人死六日復生，玉變爲石，柩作牛聲之類，此語怪也。如魯秦董父狄虺彌齊殖綽郭最晉州綽刑蒯聶蠹悍武夫傳皆枚舉其人，此語力也。春秋證爲亂臣賊子，作于弑君賊父事，皆詳審精確，如不得已而後書，有疑寧闕寧從。

輕如鄭子駟楚子圍弒君之類皆書君卒而傳皆執  
信不疑其他貪淫積亂諸委瑣事經不及而傳津津  
喜譚此好語亂也至于神降鬼厲卜筮童謠夢兆種  
種杜撰連篇不一而足此又好語神也為後世識緯  
方術之濫觴凶邪讒諂之徒託占象以誤忠良造符  
命以媚亂賊借春秋為嚆矢皆傳啓之經術不明流  
毒同極聖人之慮豈不深遠哉故夫編年指事其功  
不可泯而粉飾誇誕過情其瑕疵甚多學者惟徵其  
事勿溺其辭超然遠覽乃可與言春秋矣

或問曰左則非矣春秋何為而作也曰為紂五霸而

作也。天下無天子，五霸假方伯，擅征伐，挾輔王室，以令諸侯，其名正而事假，其實爭利，自爲強大耳。謀王室少而自謀多，安天下少而亂天下多，如晉朝同列受貢幣，無異天子，所少改正朔，稱王號耳。天下見吳楚稱王，以爲僭，見齊晉不稱王，以爲義，見其東征西伐，以爲方伯，名其爲霸王，降而霸，無王不可無霸，號爲仲尼之徒者，亦云不知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天子則方伯何所受命而自以胸臆會盟征伐？是大亂之道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故夫春秋者庶人議之者也故曰丘竊取之罪我者惟春秋莊周謂春秋經世議而不論此也逮乎孔子沒經義亡諸傳紛紛穿鑿其旨愈晦惟孟子知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此春秋明鏡指掌而諸傳顧謂春秋尊五霸獎齊晉是何其蒼素

倒置也學者審乎此則十二公文義迎刃可解合不信孔孟而信諸傳不由坦然明白正大之路而紆曲穿鑿謂春秋有隱嗟乎世儒自隱仲尼無隱乎爾曰請問無隱曰可枚舉也最大者弑君父其次叛亡其次僭竊其次滅人國其次擅侵伐其次會盟其次私朝聘其次專殺大臣其次妄興作其次昏喪其次菑異如斯而已矣雖其旨涵蓄不盡而其是非了然在人心目故曰直道而行無所毀譽其他非禮委瑣事一切不書故春秋包荒如天地寬仁博大之至也或云刑書或云命討或云褒貶諸如此類後儒之鑿說

春秋無是也

春秋直解卷十五終

萬曆丙辰仲夏京山郝氏刊刻